皕宋樓藏書志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三十

玉斗山人集三卷遺文一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元王奕伯敬著

玉斗山人集三卷附錄一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王奕撰

谷響集三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釋善住撰

竹素山房詩集三卷附錄一卷 抄本

元魯郡吾衍子行撰

杭氏手跋曰竹素山房詩三卷元至治中太末吾衍子行著子行寓吾杭生花坊精小學學古編古人印式諸書而外於閒居錄辨酢醋二字謂酢即古醋字譏誚古人酬酢字皆今人所未察集中如錢長佐字說辨佐佑仲即左右中亦有理此集吾浙藏書之家皆無其本維揚馬涉江從姑蘇購鈔予僅得見內有一題云仇仁近自建康解組歸有文曰金淵集亦須錄家所

不載并諸家文集末簡及者惜乎其不得傳于
後也仁和杭世駿識于補史亭
鮑氏手跋曰右吾竹房詩集郁君佩先爲予鈔
自樊榭山房讀杭太史跋知其本近年始出於
維揚馬氏也予考朱性父吾氏類集題詞是書
自性父從虞山雜鈔錄出始傳于世今第三卷
末招雨師以下諸詩文皆朱所補附錄數十則
亦其所手輯是馬氏所得實野航先生所遺留
其功不可沒也乾隆癸巳
朝廷開四庫館予別繕潔本進呈

乙覽業
詔儒臣采入全書以不朽之矣然
秘閣所儲人罕得見茲之梨棗益廣其傳誠好古
者所宜留意也時嘉慶十年歲在乙丑仲冬下
澣歙西鮑廷博識於知不足齋
又跋曰仇山村金淵集董浦太史始於竹房詩
選中拜其名說爲異聞而深惜其不傳未幾
高宗純皇帝開館采訪遺書得之永樂大典中旣纂
入 四庫全書復
頒武英殿集珍版本於各直省承學之士遂家有其

書而樊榭莖滽已相繼下世矣博末學小生幸

天假之年轉得見所未見豈非平生望外之喜

歟逋介老人又筆時年七十有八

元松鄉先生文集十卷　元刊本　文瑞樓舊藏

元何章任士林叔實撰

余往來古杭五十年納交南北勝士甚衆慶元

任公叔實籍籍有文名㝡一見於南谷坐上恨

不得傾蓋而語泰定間公之嗣子良吏於澄川

因出先人手澤示余將摹而傳之余然後盡睹

公之文記序碑銘高古特甚長吟短韻清雅有

餘無一點塵俗氣近世號爲文士畧無能過之者彼皆樹聲望而躡清要俯玩一世志得意滿而公獨困躓坎壈布衣終身不霑一命命也夫時也夫命者滯於天也時者畸於人也每觀漢隋唐史所載諸人遺集無慮數千百家宋尤倍之然傳至今者百無一二非唯一時所作不足以傳後而宋以前無鋟梓手抄默記故爲艱得近代鐫刻尤多流傳至廣見而好之者鮮矣况敬而服之乎叔貿之文可服者也艮金美玉定價於當時而文人才士定價於身後叔貿未歿

時忌而嘗之者亦有之矣嗚呼後世豈無楊子雲哉縢本脫誤數十字余一一是正而歸之子良愼寶之矣丁卯孟夏朔墻東老叟陸文圭敘

右松鄉集者四明任叔實甫所製詩賦記序碑銘傳贊雜著之文總若干卷其嗣子良爲江淛行中書省理所案牘官今杭州路太守任公欲其文之傳於世也就子良求其藁而刻之子良謂其先人著述甚廣而掇拾於散亡殘脫之餘者未能畢見其僅存者此爾趙君仲德素與先人遊舊故用意裒集繕寫如此因拓以遺余且

抆泣言曰先人與子夙有文字之契懽愉憂戚未嘗不相與莫逆也而先人墓上之木拱矣始克粗成是集子宜敘其顛末以考其成庶幾先人之志也惟叔寶甫始自四明山中來杭倡爲古作者文辭一時驚猜疑愕怪笑非訕者往往喧雜獨趙公子昂鄧公善之袁公伯長開公景遠張君錫楊仲宏薛宗海吾子行劉師魯交相推轂以爲柳河東其人也由是近遠求文者坌石者戶外之屨相接矣往時怪笑非訕者亦隨以服余時甞從故都遺老承問往昔文獻尤與

叔實親善又嘗從受中易之旨蓋叔實粹美質
直愛好人倫有志於當世以興起斯文爲己任
嘗見其意于送鄧善之赴史館序矣中書左丞
郝公以事至杭見其文之典則淳雅而制行端
實薦爲安定書院山長庶使講道以淑來學而
竟以疾終若趙公子昂袁公伯長鄧公善之繼
登詞垣使叔實而猶存豈不能與時翕張日昌
其制作之思而相與爲高下耶是其所謂渾厚
博大溫潤淸揚者抑又有非人之所能爲者矣
而不使之鳴夫國家之盛乃獨多見於宮祠塔

寺琬琰之間其亦莘托斯文以爲世儁永又若
謝翱胡烈婦傳能使秉彛好德之心千載著明
是豈徒作者哉趙公之銘之辭所謂木折于山
玉碎于璞尤知德之士所以深嗟而痛惜也京

兆杜本序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二十六行每行二十三
字小黑口卷中有蓮涇朱文方印太原叔子藏
書記白文長印金星軺藏書記朱文長印家在
黃山白社之間白文方印結社溪山朱文方印
元本朱文腰圓印

松鄉先生文集十卷 明刊本

元句章任士林叔實甫著　前有墓誌 趙孟頫撰

在漢東都御史中丞句章任奕以文辭進其名著於會稽典錄近世任氏多工於詞賦有聲場屋間豈中丞苗裔耶丹穴鳳凰羽風林虎豹章信有種哉叔實尚友前修鎔意鑄辭賦傳二篇師法孟堅幽通昌黎百川學海以至於海其進也孰禦因書卷後復以識嘗鼎一臠之味宅日大篇短章金舂玉鳴文當嗣書焉浚儀王應麟書於奉川龍津驛舍

厚齋王先生客廣平予偶錄復志賦壽光先生傳求正先生遽題其尾如此今沒且數年因理故槀目覩手札感愴久之予老矣語言雕落無復精碩諸老淪亡孰與首可乃錄其語於端以自訂云 士林識

胡儼序 永樂三年

鄒鳴雷序 泰昌元年

松雲齋文集十卷外集一卷附錄一卷 元刊元印本

[illegible]後附行述 楊載撰 諡文 至順三年

戴表元敘 大德戊戌

右內翰文敏趙公文集若干卷乃其子雍所編類者也僕年十四五時已知世有松雪翁而未遂一拜床下至治初元會試京師則公已歸湖明年而公捐館又十五年僕來官是州而墓木已拱矣平生願見卒不可得僅及識公二子因從假是集觀之若制誥若碑誌記序銘贊若詩若樂府與它雜著皆讀之一再過益信公爲世所稱慕者名非虛也然猶惜今人徒稱公書法妙絕當世而未知公學問之博識趣之深詞章之盛乃以其游藝之末蓋其所長是固不得爲

知公也抑僕又嘗見公所著書古今文集注皆
其盛年手所自寫此又集外之文人尤未之知
耳公蓉名動當時故雖海外遐邦得公一言一
字靡不貴重况得全集而覩之乎又况得親炙
之者乎僕既以是集歸之而仲穆復俾序其首
僕謝不敢而仲穆婁言之因念僕自幼登門公
名及長而每以不識公爲恨今雖竊祿公之鄉
而九原不可作欲執瓶而何從使得託名集中
豈非至幸顧鼓師初與公同時而相知者既已
序於前矣僕何敢復僭而亦何敢評公之文既

亟讓不獲則書其集後以致平生嚮慕之私而已仲穆其子雍字也至元後己卯春三月朔長沙何貞立謹書

松雪翁詞翰妙天下片言隻字人輒傳玩公薨幾二十年矣而平生所爲詩文猶未鋟板今從公子仲穆求假全集與友原城鄭君再加校正凡得賦五古詩一百八十四律詩一百五十絕句一百四四十雜著五序二十記十二碑誌二十六制誥策題批答廿五贊十銘一題跋五樂府二十總五百三十四幷公行狀謚文一卷目錄

一卷合爲一十二卷亟錄諸梓置之家塾俾識
者得共觀焉至元後己卯良月十一日花谿沈
璜伯玉書

黄氏手跋曰嘉慶庚申秋得元刊本行狀十二
葉手勘一過正誤字如右蕘圃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二十四行每行二十二
字大黑口行狀後有花溪沈璜伯玉校刊一行

趙子昂詩集七卷 元至元刊本

元趙孟頫撰宜黄後學譚潤伯玉編集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二十二行每行二十一

字目後有至元辛巳春和建安虞氏務本堂編

刊一行

臨川吳文正公集五十卷外集三卷年譜一卷明刊本

元吳澄撰　附從祀議行在禮部神道碑揭傒斯撰元史

列傳行狀

年譜序至正五年

伍福序成化十二年

山村遺集一卷抄本

元仇遠仁近著

山村仇君過予說詩余觀其年甚茂才識甚高

處紛華聲利之場而冷淡生活之嗜混混盎盎中見此古鼎洗令人心醉及披華帙標格如其人益得乾坤清氣之全者也余謂作詩當知所主久則自成一家唐人之詩以詩爲文故寄興深裁語婉本朝之詩以文爲詩故氣渾雄事精實四靈而後以詩爲詩故月露之清浮煙雲之鮮麗今君留情雅道滌筆冰甌其孰之從仇君曰近體吾主於唐古體吾主於選　融化事往往於融暢圓美中忽而凄楚蘊結有離騷三致意之餘韻然後知向之所以爲仁父者窮而故

在也今夫水雖萬折必東焉鳥獸大者喪其羣過鄉翔回焉鳴號躑躅焉小者至于燕雀猶有啁噍之鳴焉由人心生也使遭變而不悲黍離居廢而不念儀髦望白雲而不思親聞山陽笛而不懷故是無人心矣尚復有詩哉此余於仁父之詩獨證其不爲窮所移又明年復相見乃序而歸之人當有因予言而深知仁父之心者世之人不自知其心則仁父自知之予知之後世必有知之者矣浦江方鳳韶父撰

觀水必於海觀其會也杭社其詩之會乎非精

能之至未易據其會而摘其名山村仇君仁近
嘗有辛丑出西居詩適從何來而欲效淵明耶
自此亦皆以甲子書似此例者甚眾而世獨喜
言淵明恥淵明書甲子凡十二時自序其平生
出處本末畧備庚子歲東參軍使者已有靜想
田閭好人間良可辭之語辛丑還江陵中途欲
投冠歸故墟以申前志乙巳建安參軍使者則
田園日夢想其意迫迫矣至秋去為彭澤令八
十餘日遂賦歸去來義熙元年也其使事往來
及留上京還舊居皆在此六年中自此不復出

乙巳至丙辰又十二年庚戌西田曰遊遊沮溺
心丙辰下潠田舍曰遥謝荷蓧翁則往而不返
致命遂志無可復言論淵明者要當以是爲斷
仇君自號山村不願富貴而志在田園正如己
酉九日庚戌西田丙辰下潠田舍耕耳是眞知
慕淵明者可尚矣陵陽牟巘

載表元序

筠溪牧潛集七卷 元刊元印本

元高安釋圓至著

削陳而不腐太玄公之文易原道公之無三字

用古語是也去偶而不俳如晉書贊南昌滕閣序小畜待漏記皆當退舍也紆餘曲折反覆旋環若不可卒解驟決而有若相州堂記潮州廟碑各兩起句截乎其綱之綱茫乎其明堂之柱未嘗不如大劍利刀之斬鐵切玉也此高安上人圓至字天隱之文也天隱文集若干卷非特南渡後僧無之南渡後士大夫亦未辦至此也然予惜其不專於儒也咸湻甲戌年十九出家依仰山慧朗大師欽公脫髮有所迫而墮於浮屠歟抑有所爲而隱於浮屠也易詩書春秋論

語孝經孟子爾雅儒之文三禮惟儀禮古戴記周官三傳有是非荀楊馬班醕不掩疵爲儒之文之病四十二章經以至一大藏之文可並學乎中國之聖人與西方之聖人果同乎天隱之言以吾儒之文爲　學以浮屠之文爲己學其胸中融會超了之見不惟欲合禪律論而一之又謂佛若老與孔子之道一豈有所不得已而立爲是言乎至元元貞間住建昌能仁禪寺其說法亦禀於欽不兩年棄去大德二年戊戌卒于廬山年四十三不屑爲其徒之長而其徒

然宗之以爲師得於天而修於已者不偶然也吾法亦或之不特爲其徒之師而年之不延修於已而不得於天者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噫予益惜其人品飄契嵩惠勤參寥將過之而永叔子瞻之不相値也抑又深惜其局於浮屠爲其徒爲文不得爲吾儒大制作與無逸立政相表裏也與某學士書四予同年鄧公光薦又不能不有感於近世人物之衰少也天隱李父癸丑廷魁姚公勉父文叔兄雲皆前進士吳門磧砂魁上人借其友淸表將以其文梓行魁

皆英妙高亢盡游於天隱而予亦游之云三年己亥十月初九日丙辰紫陽方回萬里序

己亥之冬余往天目西峯忽覩天隱禪師文集一卷而虛谷方公序其前且知天隱遠權要避名譽遍歷荆襄吳越積覽觀之富益靜定之光二三千言經目輒記故其爲文贍而奧固常有觀人之道言爲著之語玆集其緒餘耳世道不古玩習而好異昧本而趨新徇世之宗師嘗出沒儒釋而更爲化導儒而禪釋而文其揆一也抑嘗謂博古明道然後可以學文古而不道則

敝道而不古則野博與明亦相須爲道無言之文文行言之道先輩搦落後學日以懈每慨斯文之脉不絕如綫不虞行是人也責沈之愧深矣於是夜坐申旦而讀之既至大壞於伊洛訓詁已錯愕詠歎又至佛儒老氏均以性爲學爲教於天下反覆論議則適然若得几然若遺而不可自喻二百年無此作語非誇也非學古之道通乎文而明且博其何能見之確言之果沈君痛快使人如是乎使鐵川翁議此非數十百言意未暢而天隱數行耳文如是道可知也嗟

乎其不延者天也其不延而延者亦天也虛谷見天隱之文於道余見天隱之道於文同耶異歟天者不可隱也大德三年天目雲松子洪喬祖拜手敬跋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二十二行每行二十一字卷中有錢天樹印白文方印曾藏錢夢廬家朱文長印

小亨集六卷 舊抄本 顧嗣立舊藏

元楊弘道撰

貞祐南渡後詩學大行初亦未知適從溪南辛

敬之淄川楊叔能以唐人爲指歸敬之舊有聲河南叔能則未有知之者興定末叔能與余會於京師遂見禮部閑閑公及楊吏部之美二公見其幽懷久不寫及廿羅廟詩嘖嘖稱歎不已今世少見其比及將往關中張左相信甫李右司之純馮內翰子駿皆以長詩贈別閑閑作引謂其詩學退之此日是可惜頗能似之至比之金膏水碧物外自然奇寶景星丹鳳承平不時見之嘉瑞叔能用是名重天下今三十年然其客於楚於淡泗於燕趙魏齊魯之間行天下四

方多矣而其窮亦極矣叔能天資淡泊寡言笑
儉素自守詩文似其為人其窮雖極其以詩為
業者不變也其以唐人為指歸者亦不變也今
年其所著小亭集成其子復見余鎮州以序引
為請余亦愛唐詩者唯愛之篤而求之深故似
有所得嘗試妄論之詩與文特言語之別稱耳
有所記術之謂文吟咏情性之謂詩其為言語
則一也唐詩所以絕出於三百篇之後者知本
焉爾矣何謂本誠是也古聖賢道德言語布在
方册者多矣且以弗慮胡獲弗為胡成無所作

好無所作惡樸雖小天下莫敢臣較之與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敬共明神宜無悔怒何異但篇愬句讀不同而已故由心而誠由誠而言由言而詩也三者相爲一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發乎邇而見乎遠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雖小夫賤婦孤臣孽子之感諷皆可以厚人倫美教化無他道也故曰不誠無物夫惟不誠故言無所主心口別爲二物物我邈其千里漠然而往悠然而來人之聽之若春風之過焉耳其欲動天地感鬼神難矣其是之謂本唐人之詩其知本乎

何溫柔敦厚藹然仁義之言之多也幽憂憔悴
飢寒困憊一寓於詩而其阨窮而不憫遺逸而
不怨者故在也至於傷讒疾惡不平之氣不能
自揜責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辭愈緩
優柔饜飫使人涵泳於先王之澤情性之外不
知有文字幸矣學者之得唐人為指歸也初余
學詩以數十條自警云無怨懟無謔浪無驁很
無崖異無狡訐無媕阿無傅會無籠絡無衒鬻
無矯飾無為堅白辨無為聖賢癲無為妾婦妒
無為仇敵謗傷無為覇俗鬬傳無為瞽師皮相

無爲縣卒醉橫無爲黠兒白捻無爲田舍翁木强無爲法家醜詆無爲牙郎轉販無爲市倡怨恩無爲琵琶娘人魂韻詞無爲村夫子兎園冊無爲算沙僧困義學無爲稠梗治禁詞無爲天地一我古今一我無爲薄惡所移無爲正人端士所不道信斯言也余詩其庶幾乎惟其守之不固竟爲有志者之所先今日讀所謂小亭集者祗以增愧汗耳余既以如上語爲集引又申之以種松之詩因爲復言歸而語乃翁吾老矣自爲瓠壺之口久矣非夫子亦何以發余之狂

言己酉秋八月初吉河東元好問序

遺山遺藁二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元楊奐撰

王元凱序 嘉靖元年

遺山遺藁二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元楊奐撰

王元凱序 嘉靖元年

魯齋全書七卷 明正德刊本 曹楝亭舊藏

元許衡撰

何塘序 正德戊寅

魯齋遺書十四卷 舊抄本

元許衡撰

張泰徵序 萬歷二十四年

鄭道輿跋

靜修集二十二卷補遺二卷 舊抄本

元劉因撰

張氏月霄曰卷一後注云元刻有至順庚午孟秋宗文堂刻十字蓋從元刊本影寫者宋氏賓王跋云明永樂間所刻詩文遺集附錄分三十卷者較之此本詩文則有闕無多譌字脫落則

倍之案已卅卷本首載至元九年牒文一通中云抄錄詩文附錄共三十卷則三十卷蓋至正時所定永樂本從之重刊者也至正本後此本几二十年且哀集不出一手不若是文之完備杜肅撰靜修先生壙記見至正本附錄云有文集二十二卷蓋卽是本後附補遺二卷宋賓王從容城兩賢集抄入者

劉君夢吉天資卓軼早歲讀書屬文落筆驚人既又涵浸義理充廣問學故聲名益大以肆裕宗皇帝方毓德靑宮聞其賢以贊善大夫召至

京師未幾辭以親老歸養居數歲朝廷尊仰德誼拜集賢學士又以疾辭踰年遂不起春秋纔四十有二縉紳惜之門生貢集詩文得數百篇右轄張公子有篤故舊之義且哀其無後將鋟木傳焉僕爲序僕與君同侍從春坊相從非一日嘗以事過保定君適居毋憂衰絰中留連願接爲半日留頗訝君形體癯瘁須髮頒白意其哀毀而然不謂一別遂成永訣其悵惘爲何如也若夫君之辭章閎婉冲澹清壯頓挫理融而旨遠備作者之體自當傳之不朽庸何序爲姑

迯梗概如此君諱因夢吉其字自號靜修云東平李謙序

宋氏手跋曰此影鈔元版多闕文亦微有譌字共二十二卷二百十四頁又有前明永樂間所刻詩文遺集附錄分三十卷省實二十五卷校之此本詩文則有闕無多譌字脫落則倍之第多附錄一卷耳鈔較之下點識其譌字增補其脫落以便後之翻刻劉先生集者雍正三年六月古東倉後學宋賓王記

又曰此影鈔前元至順間宗文堂刻本也後从

邵先生所閱容城兩賢集較對復增補遺二卷容城集刻於前明萬歷間其脫譌錯簡頗多錄補以稱其全云雍正丁未春正月望後二日宋賓王記

靜修先生文集三十卷 明宏治刊本

元劉因撰 凡丁亥集五卷樵菴詞一卷遺文遺詩各六卷拾遺七卷續三卷附錄二卷合三十卷 宋賓王云三十卷實二十五卷蓋偶見鈌五卷者耳

皇帝聖旨裏江南淛西道肅政廉訪司准本道僉事哈剌那海儒林牒嘗謂國有名賢幸遺書

之未泯職司風紀惟見義則必爲切覩故徵士
集賢學士嘉議大夫贈翰林學士資德大夫追
封容城郡公謚文靖靜修先生劉因負卓越之
才藴高明之學說經奚止於疏義爲文務去乎
陳言行必期於古人事每論乎三代漢唐諸子
莫之或先周邵正傳庶乎可繼戸外之屨常滿
邱園之帛屢來咸慮往而實歸竟深居而簡出
雖立朝不踰於數月而淸節可表於千年慨想
高風甚已㢘頑而立懦訪求故藁所當微顯而
闡幽考諸學官或文有可采或事有可錄皆得

鋟梓以傳况先生詩文大關世敎豈容獨鈌今抄錄詩文附錄共三十卷於各路儒學錢糧多處刊行傳布則上可以裨國家之風化下可以爲學者之範模牒請照驗施行准此憲司今將上項文籍九本隨此發去合行故牒可照驗依上施行須至牒者　牒件今牒嘉興路總管府照驗故牒至正九年九月十一日

陳立序　永樂癸卯

明肅府重刊序　成化己亥

周旋後序　宏治癸酉

王宗彝序 宏治乙丑

祚璺跋 弘治乙丑

青崖集五卷 舊抄本

元魏初撰

存悔齋詩一卷遺詩一卷 舊抄本 汲古閣舊藏

元龔璛子敬著 後附補遺十七首明朱存理輯又七首則毛氏斧季所補也卷中有紅筆校改上方注云某俞錄本作某蓋從元俞楨手錄本校過者題籤係斧季手筆前後俱有毛子晉印記

此詩元係永嘉朱先生抄本楨從先生游故假以錄寘至正五祀歲乙酉也時楨年十五今倏過五載恍如舊夢歲月難留寸陰其可不惜深愧志不勝氣不能勇力以學撫卷輒成浩歎謹書以深警毋待他日徒悔焉至正九年歲己丑五月二十七日開封俞楨恐悚拜書

毛氏手跋曰余家藏元人集未逮百家意欲擇勝授梓閩中徐興公許以秘本五十種見寄奈魚雁杳然惄如也適馬人伯出襲予敬存悔齋槀示予得未曾有眞入年第一快事中有僭鈌

二處末有朱性甫補遺一十七首問所從來道
荻溪王凱度家藏本卷帙如新而凱度已爲玉
樓作記人矣掩卷相對泫然久之時崇禎十三
年閏正月十三日毛晉識
毛氏手跋曰存悔齋詩世不多見先君從馬師
借抄讀先君手跋在崇禎十三年閏正月十三
扆生于是年六月二十六日則跋書之日扆尚
未生今犬馬之齒五十有六矣白首無成深負
父師之訓一展閱間手澤如新音容久杳不禁
淚下沾衣也偶閱天平山志載子敬詩二首集

中止有其一又從六硯齋筆記得絕句一首皇元風雅得詩五首并錄于右康熙乙亥花朝後二日毛扆識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十七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三十一

雙溪醉飲集六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耶律鑄撰

中書省掌書記李暐一日袖書一編詣余曰此雙溪之歌詩也即公蒙年所爲者約千首且十竊其一焉幷附近作共得一百五十餘篇離爲五卷今欲廣傳之庶在締紈者見而思齊焉因

之可起吾風之已僨者也請予文以引其端幸
毋讓余受而觀之見蟠龍輒鳳鞭虬笞蹤以求
其變極其所變而發諸心思則羅雪縠月級秋
藻春以盡其情噫寶天下之奇作也如金梁夜
延螢燭瑞翠簾風寒月鈎閣此時年十五耳兩
漢水乾秋飯馬五城霜重夜屯兵此又十七時
語也蓋天與之性發言便高公諱鑄字成仲雙
溪自號也公以東丹王之後右丞文獻公之孫
中書令玉泉老之子鍊盡貴氣屈已以下人刮
去驕佚折節以讀書及所爲詩文又如此在天

地間豈易得哉故樂爲之引庚辰年上巳日龍山居士鴈門呂餛書

詩之爲義也大矣哉三百篇而下離騷經得風雅之變秦亡漢興王澤未遠元鼎已來河梁之別始作得離騷之變也黃初綿絡以至於大業之際詩文比比而出大名於世者亦不可多得漢有蘇李魏有曹劉晉有潘陸宋有陶謝而已是故遺風不泯焉武德再造徐庾淫靡尚且存焉爲陳子昂一變而至於魯爲李太白杜子美再變至於道退之後來使文起八代之衰道濟

天下之溺於文章慎許可至於歌詩獨推之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及乎天寶氣息大歷元和詩律再變以至今日矣嗚呼風雅不可復得見唐人之餘烈斯可矣雪浪齋日記有云建安纔六七年開元數兩三人則所取其難如此又云書止於晉詩止於唐誠不誣矣若李若杜若韓若柳豈愧六朝諸賢歟國朝自取魏以來詩人益盛余嘗在貞祐季年親見玉泉大老懷親詩云黃犬不來愁耿耿白雲望斷思依依欲憑鱗羽傳音信海水西流雁北飛又云黃沙三

萬里白髮一孀親腸斷邊城月徘徊照旅人所以見哀思之情極矣又和人詩云仁義說與當途人恰似春風射馬耳此見感憤之懷亦已極矣思之有以見唐人之餘烈焉雙溪成仲卽玉泉中令君之子也生長北溟十三作歌詩下筆便入唐人之閫奧嘗作高城曲云城高三百丈枉教人費力賊不從外來當察城中賊又曰將出帶將來小胡笳擬回文暮春曲磨劍行春夜吟獨倚門之類皆十三時作也又陰不雨惜花吟琵琶詞公子行廣陵散十五六作也又贈坐

竿道士水平橋題藍采和早行吟十八九作也又山市吟暮春對花寄故人題牧牛圖二十一二作也則知興寄情趣前人間有所不到者此詩向時往往傳至熙臺人初未深信及其去歲秋八月來自北庭大葬既已明日首禮於香山寺元呂及余從衲禮成長老拂几捧硯請各賦詩雙溪即書古詩云渺渺入平野悠悠到上方雲開見天闊回首超凡鄉元呂垂書余亦落筆既而雙溪復次元韻云人去豪華山好在夢回歌舞水空流又次余韻云翠輦不回天地老白

雲飛盡海山秋時已夕矣不及次呂之韻曾九
日登瓊花島用呂香山詩韻留題云蓬萊宮殿
遺基在休對西風仔細看及載觀次韻之作如
蘭依修竹菊映青松輝彩省淨氣韻深長便覺
首倡大似落絮飛花雖有流風迴雪之態豈能
倫擬未幾復書途中之所作云松聲曲春雪詠
斅能興雨圖休嗟行路難大傳燕市使向之未
深信者私用慚怍自是與燕之士大夫唱酬無
虛日每一篇出識者益增歎服不及悉書俱在
前帙或謂余曰雙溪自十三以至今日方二十

有餘便入唐人之閫奧而雕蟲篆刻白首坐窗見之者莫能何謂也余曰夫騏驥墮地一日千里駑駘百里十駕而始至分也又何足怪歐陽文忠公有云能以技自顯於一世亦悟之天非積習致然信哉愚謂源深者自長矣向玉泉作懷親詩時亦是方冠之時今雙溪思親三絕云一上居庸萬里心又一聲長笛野雲秋又云躊躇搔首無人會時下樓來卻上樓有是父有是子良然繼作雙山有感三絕云仙佩飄飄鸞彩鸞感之至也又雪後吟立春前一日曲情之至

也春日登蓬萊島首聯云旣解寶藏秦照膽也須珍惜漢吹毛用事之至也過故宮云柳栢風來雪滿沙理之至也擬古云水涵春色柳涵煙半是人間半是仙境之至也以代留別余云燕南春色老燕北草初肥露冷野花瘦月明江樹稀又云芳草不隨鶯燕老好山依舊水雲深遠之至也惜乎李子取之不多詞彩風流皆可被之管絃矣容雅而體間意深而情婉氣修而色粹調逸而聲諧抑之則紆餘委備揚之則條達疏暢得不蕩摇性情者哉執此過余求爲後引

懇切再四義不可辭此非小道實文章之菁華也可以意冥難以言狀憶古今之人惟貴耳而賤目特異者迺見此耳不然安能綂天下識者之舌也其經國圖遠之略推賢去惡之心而已形諸歌詠余雖老矣猶可拭目而待續勒銘於

雙溪本畹云趙著序

中書大丞相之子有奇名善爲詩余在朔方時嘗見其一二駭喈以爲異及獲觀雙溪小稾始信鄉所傳不謬云趙虎巖呂龍山世雄於歌詩爲之序引甚備余辭其贅歟古人嫌其少作往

往倒藁不傳如李賀七歲賦高軒過迄於今傳誦亹亹在人口不能廢則少作何負乎況雙溪相門子生長北庭戎馬問甫十餘歲已能爲歌詩至於斯噫亦過人遠甚搏而躍之有激頽俗可無傳乎門下生秦人李晦明之寶爲倡而我曹又和之其傳蓋無疑今雙溪已嗣行中書事將見沛然爲文滃爲卿雲蒸爲雨露以芘澤天下此特其土壯耳雖然源於細流洒成江漢則是集其權輿歟固不可以不志麻革序

雙溪一代佳公子也蚤歲作詩有聲每一篇出

輒誦人口遇得意處不下古手此蓋天機穎脫
有不可掩者使然也是歲秋八月以詩近百篇
寄虎巖趙君虎巖詩人也見之擊節賞歎以謂
天下奇才而欲版行一新耳目焉而囑予題于
後或者曰乃公之少作其可乎余曰不然昔唐
元微之有代曲江老人百韻及淸都夜境等篇
至于元和中李長吉高軒過二公之作皆年未
及冠今在集中數百年間孰能以少壯爲辨而
少之耶言詩者不當以區區歲月計其工拙矣

歲次甲寅季冬二十有五日木庵老衲性英題

嘗觀雙溪詩氣體高遠清新絕俗道前人之所不道到前人之所不到情思飄如馭風騎氣眞仙語也彼　　安識所謂神者每以不多得爲恨今年秋八月承寄僅百篇於趙虎巖光祖不敢珍藏秘惜乃復刊行之以新世欲見而不得者此可與奪標掣鯨手道難爲餘子言也

王萬慶跋

東菴集四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滕安上撰

許白雲先生文集四卷　明刊本

元許謙撰

李紳序正統丁卯

陳相序成化丙戌

張瑄跋成化乙酉

黃潤後序正德十三年

陳紳跋正德十三年

胡埤跋

許白雲先生文集四卷舊抄本

元許謙撰

默庵安先生文集五卷舊抄本

元安熙撰　前鄉貢進士眞定路趙州儒學正門生楊浚民校讐應奉翰林文字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門生蘇天爵編集

默庵集者詩文凡若干篇藁城安君敬仲之所作其門人趙郡蘇天爵之所集録者也既繕寫乃來告曰昔容城劉靜修先生得朱子之書於江南因以之遡乎周邵程張之傳以求達夫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古所謂聞而知之者此其人歎聞其風而慕焉者敬仲也與靜修之居間數百里耳然而未嘗見焉徒　其門人

備承問其說以爲學則是敬仲之於靜修蓋亦聞而知之者乎顧 而傳焉嗟乎知之爲知有未易一概言者聖 賢之 大矣世之豪傑能因其才識之所至而知其所及者其人豈易得哉昔者天下方一 朔南會同縉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修之言曰老氏者以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陰用其說者莫不以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于萬物之表而不受

其責焉而自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
而人莫知奪之也觀其考察于異端幾微之辨
其精如此則其下視一世之苟且汙濁者不啻
蠛蠓之細犬能之機豈不信然敬仲氏終身師
慕之則其所見何可量哉然修門入晉有與余
同爲國學官者從問其師說不予告也退而求
諸其書見其告先聖文曰早因躁狂若將有志
中質腕屈未立已頹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
意去稟不自容顧念初心悅焉如失觀乎　言
則靜修道德之所至可見矣噫吾道之大豈委

靡不振鹵莽依托者所可竊假於斯哉其必有振世之豪傑而後可也以予觀于國朝混一之初北方之學者高明堅勇孰有過于靜修者哉試使天假之年遂志以優入不然使得　親炙朱子以極其變化擴充之妙則所以發揮斯文者當不止是哉人嘗求敬仲于其書矣其告先聖文曰追憶昔聞卒究前業灑埽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已以及于物以化于鄉然則敬仲得于朱子之端緒平實切密何可及也誠使

得見靜修廓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不旣昌於時矣乎惜哉靜修旣不見朱子而敬仲又獲親于靜修二君子者皆未中壽而卒豈非天乎予與敬仲年相若也少則持未成之學以出及粗聞用力之要而氣血向衰禀然有不及之歎視敬仲之早有學于當世寧無慨然者乎若蘇生之拳拳於其師之遺書如此益可見其取友之端矣是皆予之所敬畏而感發者故題以爲序泰定三年歲在丙寅五月九日奉訓大夫秘書少監蜀郡虞集序

昔者先君子之於文也蓋無意爲之故家無存藁先君歿時堅年又幼不知收拾其後門人今翰林應奉蘇君伯修始加搜錄得凡若干篇類爲內集五卷外集五卷然念先君門人散在四方其文尚多遺軼他日嗣有所得當與外集共傳焉泰定四年十月旦男廣信路儒學正堅謹記

默菴安先生集五卷 傳抄本

元安熙撰 前鄉貢進士眞定路趙州儒學正楊俊民校翰應奉文字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

院編修門生蘇天爵編集
虞集序 泰定三年
男塈跋 泰定四年

畏齋集六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程端禮撰

雲峯胡先生文集十卷 明正德刊本 葉石君舊藏

元胡炳文撰 卷首有石君印記

林瀚重刊序 正德丁卯
陳青序 宏治戊申
儲巏序

汪舜民序 宏治己酉

汪循序 正德戊辰

何歆書後 正德丁卯

嫡文裔孫濬重刊後序 正德戊辰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一百卷 元刊元印本 李滄葦舊藏

元王惲撰 前有制詞挽詩神道碑 子公孺撰

昔我世祖皇帝肇登大寶思惟祖宗鴻業照載信史傳播無窮於是招延碩儒建立史館時秋澗王公年方而立首選爲修撰公資魁碩宏雅抱負甚偉挺然有憫濟之志而以斯文爲己任

苑奇抉勝旁蒐遐騁一歸于義理之正治世之音笙鏞奏而工歌諧也其後爲歷顯要建言折務切中時宜薦紳之士衆皆歸美逮自外臺徵長翰林器益閎守益篤辭理愈精熟雄文大册光賁館閣學者翕然師尊之公之年已邁而神觀不衰猶日作文書字不少倦朝廷優禮恩數有隆公則引年請老趨歸鄉閭嗚呼如公之材望其爭進退有裕者其可得而多見邪公既捐館其子太常司直公孺蒐集遺文餘百卷請予置言其端予從公游久知公爲深夫文爲用於

世宏矣哉我聖元崇稽古之義敦敘儒教自文康王公縮持文衡肇修史事徽齋鹿菴諸公次之而公首膺選擢復繼其後洎諸同寮翼其有華史牘既修典策益明至元大德間辭令彬彬郁乎仁政之所施何其盛也若公之自著述不泛不雜有補世教其用意之遠立言之妙自成一家可儷于前修可則于後世有子克紹先志集而成之則公之文為不朽而公志之未究者亦因文以傳矣惟具眼者以予言為不妄至大己酉春二月翰林學士承旨中奉大夫知制誥

兼修國史王構謹序

士熙蚤歲時侍先魯國文肅公獲拜先正王文
定公履綦逮延祐己未與公之孫苛同在臺察
文聯事六曹出公之大全集見示曰茲御史請
于朝命江浙省刻梓以行矣既觀先正之制作
而我先公之序在焉謹書而歸之延祐七年再
拜謹識

至治改元　中秋生魄不肖奉微　堂爲
人文集錄梓日久客　省歸寓嘉禾明日郡
文學羅君應龍謂之曰令先內相遺文仲學錄

余君　司正累書生繕寫謄　已竟方擇其
書字者　君適至請爲揮　焉　於書義不
敢辭是歲　月既望前國　生承務郎穗州
同知中　公儀謹齋沐百拜書
世祖皇帝聖文神武　功奮發天威統
一海內驅塞馬百萬而牧江淮外徼貔虎之臣
馳騖邊陲內則招徠文學之士興起制度典章
文物一朝大備與三代兩漢同風文定公於是
時獨以文詞稱雄或以制詔播告四方訓迪臣
下多出公手辭氣忠厚開張微大蔚然甚盛蓋

所謂興王之言自有體也延祐庚申八月太守

伯常王侯以公大全文集俾本學鋟梓時衆以

禾庠廪粟有限議欲均派諸學王侯謂應龍曰

刊印文集出於上命學校當委曲之以副朝廷

崇尚文雅嘉惠後學之意雖重費庸何傷屬應

龍計料分類篇目爲一百卷命儒生繕寫刊刻

工未及竟而王侯遷廣東廉使已行稟乎其不

可留辛酉九月本道分司盧僉憲到路適會公

之長孫赴福建僉事道由嘉禾議論翕合遂委

本路治中壽之高侯專一提調高侯舊參省幕

聲譽素著覘刊匠不滿十人慮以遷延歲月爲病游申省府取發工匠鄰郡不旋踵而至者二拾餘人併工相而成之繇是賴以完備役繁費殷艮不易也尚非高侯主維於上諸君協贊於下烏能續而成耶應龍備員禾教獲聆王侯

公之才名深用起敬今幸獲覩公之全書又獲拜公之次子同知公之長孫簽事皆英傑也昔吳季札嘗行衛多君子之言信不誣矣時至治壬戌春孟嘉禾郡文學掾晚學羅應龍謹書集後

右計其工役始于至治辛酉三月畢于至治壬
戌正月
嘉興路司吏楊恢監督嘉興路儒學學錄余元
第董工前蘭溪州州判唐泳涯校正
皇帝聖旨裏中書省御史臺呈據監察御史呈
切見故翰林學士秋澗王文定公文才博雅識
見老成迺中州之名士也頃在翰林暨居臺察
覩其因事匡時立言傳世未嘗不以致君澤民
爲心端本澄源是務進呈承華事畧蒙裕宗皇
帝嘉納俾諸皇孫傅觀宏益良多近日又蒙聖

上特命張司農等再行繪寫以賜東宮若非深有可取豈能如是哉即係兩朝御覽珍重文集有光貞守成事鑑中堂事記烏臺筆補玉堂嘉話并其餘雜著光明正大雅健雄深皆出於仁義道德之奧裨益政務有關風教足爲一代之偉觀故追贈制詞有云觀其遺書蓋抱經綸之志詢夫成迹豈徒黼黻之才惟先朝耆衆之是稽緊後生斗山之所仰其子太常禮儀院司直公孺編類成書計一百卷字幾百萬家貧不能播刊無以副中外願見之心翰林國史院已

嘗爲言未蒙定奪若依秘書少監楊桓六書統郝奉使文集例具呈都省移咨江浙或二西行省於學田子粒錢內刊行照布諸路學校以示後進非爲儒風有所激勵實彰聖朝崇儒之盛事也具呈照詳得此送據禮部呈照到郝文忠公例著述陵川文集十八册三國志三十册已經具呈都省於江南行省所轄儒學錢糧多處就使刊行去訖本部議得翰林學士王秋澗文集合准監察御史所言比依郝文忠公例移咨江浙行省有儒學錢糧內就便刊行相應具呈

照詳得此照得郝文忠公文集已咨江西行省
委官提調如法刊畢各印二十部裝褙完備咨
來去訖今據見呈今將秋澗王文定公文集隨
此發去都省合行移咨請照驗依上施行須至
咨者　右咨江浙行中書省
先考文定公人品高古才氣英邁勤學好問敏
於製作下筆便欲追配古人勝芳百代務去陳
言辭必己出以自得有用爲主精粹醇正非他
人所可擬自其弱冠已嘗請教於紫陽遺山鹿
菴神川諸名公愛其不凡提誨指授所得爲多

及壯周旋於徒單侍講曹南湖高吏部郝陵川
王西溪胡紫山之間天資旣異師問講習者又
至繼之以勤苦不輟致博學能文之譽聞於遠
近其後五任風憲三入翰林遇事論列隨時記
載未嘗一日停筆平生底蘊雖畧施設然素抱
經綸心存致澤桑榆景迫有志未遂一留意於
文字間義理辭語愈通貫精熟矣故學者以正
傳名家推尊之旣捐館公孫編類遺藁爲一百
卷字幾百萬咸謂學有餘而不盡其用者則其
言必大傳於後奈家貧無力不能刊播言之晝

傷若埶埶在疚恐一旦湮先朝蠹目爲不瞑矣
延祐已未歲冬季孫苛方任刑曹郎官走書于
家取其遺文云朝廷公議先祖資善府君平生
著述光明正大關係政教嘗蒙乙覽致有宏益
當移江浙行省給公帑刊行以副中外願見之
心公孫聞之不勝欣躍因念韓文公爲唐大儒
學者仰之如山斗其文集自唐至宋歷二百年
之久賴柳如京之賢方刻版本流傳於世先君
去世今纔十五寒暑符蒙朝廷表揚如是實爲
希闊之遇于以見聖朝崇儒右文之美光賁千

古矣延祐七年庚申正月載生明男王公孺百

拜敘書于后

翰林承旨文定王公衍之名儒秋澗其號也從
游遺山鹿庵紫陽神川四先生之門講貫漸磨
深造閫域語性理則以周邵程朱爲宗論文章
則以韓柳歐蘇爲法才思泉湧下筆輒數千言
星回漢翻韶鳴鳳躍千變萬狀可駭可愕文中
巨擘也學古入官歲歷清要內而金馬玉堂外
而豸冠繡斧所至有令譽雖公務塡咽手不釋
卷耽書嗜古天性然也公長子翰林待制紹卿

嘗集公平生所作分爲百卷題曰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庋藏家塾以貽後人繼而有聞于朝者取而寘之黃閣未幾咨發江浙行省議鋟諸梓卷帙繁工費夥或者難之庚申冬檄送本路俾會學廩之羸以給其用命出省府奉行惟謹矧余與文定居同鄉姓同氏視公猶父行承乏嘉禾幸獲覩公之遺文又安敢不用情耶適命郡博羅君懋罷任其貴學錄余元弟專董其事仍委蘭溪州判唐泳涯校正擇諸生中能書者重爲繕寫以授刊者工役甫兒氼第余適叨廣東

憲節之命秣馬就道遂書此以畀不學刻之卷末云昔至治改元重光作噩歲清和月古衞王秉彝謹序

季氏手跋曰康熙六年閏四月五月之杪考其節令則六月中矣余於五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兩日正畏日也鐙讀秋澗集一百卷一遍文章醇厚淹博得於歐曾爲多在元人中可與潛溪方駕惜乎板殘無銀錠之文葉落乏玉楮之巧如逢好月一天皎皎而蝦蟆又食之矣可惜可惜至其題跋榜約諸文戲謔風流皆有源流則

東坡山谷之流也季滄葦記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二十四行每行二十字版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名卷中有張宇朱文圓印孟弼朱文方印諫字朱文方印季振宜印朱文方印滄葦朱文方印御史之章白文大方印季振宜印朱文大方印滄葦朱文大方印至治改元公儀跋張氏藏書志所未有也

秋澗先生大全集一百卷附錄一卷　明宏治刊本

元王惲撰

前有小像及秋澗闕此明覆元刊本大黑口版心無字數及刻工姓名惟行款與

元版同

楚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文集三十卷　明洪武刊本

元程鉅夫撰　奉直大夫祕書監著作郎男大本

輯錄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

史同知經筵事門生揭傒斯校正　前有元史

本傳附錄一卷年譜一卷

自古帝王之興必有宏毅任重之士應時而出

以綱維正論扶植善類為已事出是人才以彩

國是以定而治具張矣我世祖皇帝混一天下

于時大司徒程文憲公初至京師以重臣薦召

見便殿數對稱旨上給筆札使之條陳公一揮
數千言言皆切當上大悅即擢寘詞垣尋俾以
風紀之任公感知遇知無不言排擊大姦辟憚
後忠立朝三十餘年立胄監教條徵南中遺逸
頒直學程式凡國家斯文之事悉自公倡議焉
非宏毅任重之士豈能及於是哉公之爲文以
氣爲主至於代播告之言偉然國初氣象見於
辭令之間故讀公之文者可以知公之事業也
大氣寓於無形其有迹可見政事文章二者而
已其間涵蓄之深培養之厚以之爲政而剛明

以之爲文而渾灝惟程公有焉公之子著作郎大木編輯公文將畢而卒孫少府世京繼迺父之志始克成之屬予爲敘余誦公之文知公之行有過人而不可及者誠非腐儒俗士之所能也爲卷四十五起制誥詔諭冊文終詩樂府云至正丙戌夏四月下澣日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後學廬陵歐陽元序

聲音與政通文章與詩高下原其理則與氣合道與時合要與歸則亦泯然而無間三代而上醕乎醕者也漢猶近古其文則雄偉渾厚由其

氣質未濟故其發爲聲音者似之魏晉以降劉剖分裂作者靡乎不醕豈風氣乖而習弗善與至唐韓柳氏出起弊扶弱剗垢易新遂爲後世作者之宗匠宋盛於前而靡於後金則無以議爲也我國家以泰初混麗之氣開闢宇宙世祖皇帝合南北爲一家于斯之時人物之生粹猶春陽始達生意奮發甲者畢拆勾者畢出挺英揚蕤駢榮競秀條達暢茂滋息雨露而收其實者也公生於宋淳祐己酉當我憲宗嗣服前之二歲至至元丙子江南始平遂以侍子入見尋

命人翰林年方壯也自始識學至於有立其所
以儲精畜思藏器待時鬱而未施者固天所以
遺聖明之世膺作興之運以恢宏大業黼黻太
平者也公之文悉本於仁義輔之以六經陳之
爲軌範措之爲事業滔滔汩汩如有源之水流
而不窮曲折變化合自然之度愈出愈偉誠可
謂一代之作者矣初世皇之之潛邸也已喜儒
士凡天下之鴻才碩德靡不延訪招致左右爰
暨卽位乃考文章明制度興禮制樂爲天下法
一時名士彙征並進文采炳蔚度越前代如王

文康公鶚王文忠公磐李文正公治太常徐公世隆內翰徒單公履之儔多前金遺逸皆爲我用惟公南來際遇隆渥逮事四朝四十餘年雖出入顯要而居侍從之列者有半仕履之久一人而已故其謨謀獻納輸忠盡職一代之文古所謂立德立言而不朽者公其有焉今其存者內外制詞及諸雜文若干篇詩若干首樂府若干首總四十五卷仲子大本之所錄也烏乎盛哉公諱文海字鉅夫後避武宗御名以字行雪樓其號云至正十有四年歲在甲午四月生明

前一日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

兼太子諭德端本堂事後學李好文謹序

嗚呼文章者天下之公器也非人力所得而私

之故其存於天地間歷千萬世而不泯者殆必

有神物以呵護之而能然也觀夫六籍之書嘗

遭秦火而藏於孔壁者傳以迄今詎偶然乎洪

武辛未秋盱江程濬致其仲兄滔之言來南豐

邑庠告從吉曰先曾祖文憲公有文集四十五

卷實先大父秘書公之所編輯而揭文安公之

所校正者先君子集賢公嘗請教授許先生叔

異鑴寫以藏至正甲申持入燕京承旨歐陽文
公平章諭德李公咸爲之序戊戌冬復囊以浮
海至閩暇日與文安公子僉憲公泫重定爲三
十卷癸卯歲刻於建陽市僅成前十卷値戊申
革命劉氏之肆兵燹失焉幸已印行其後廿卷
未刻庚戌秋先君子攜以歸盱江未暇再刻也
世運隆不損貲遣人詣書市托朱自達氏刊爲
全集列肆以傳冀其永久惟是集也非先君子
往返南北攜以自隨若止藏於家壬辰變故靡
常湮淪久矣茲以繡梓將完愿子敘其後嗟夫

道之低昂文之顯晦信有其時若文憲公之德

澤宜其流於無窮今其遺文厄而獲全子孫

終刻以傳世則與孔壁藏書而卒暴白者豈相

遠哉所謂神物呵護之者不其信歟則夫文憲

公垂名宇宙歷千萬世而不泯者又可徵矣予

以丁亥歲入燕識集賢公於安貞賜第繼交公

長子源聯領秋闈流寓薦書上春官俱不偶浮

沉南北今四十餘年復與澈會於南豐獲覩文

憲公之全集何其幸耶凢程氏之繼志述事朱

氏能成人之美俱可書也故不讓而記其實於

卷末至於文憲公之出處事業功德文章則有元史本傳及諸鉅公序述碑贊不敢復贅是歲日南至前貢士宜陽彭從吉拜書

文章之盛與世運相關立德立言之士秉心中正涵泳乎混元之氣出遂其時吐詞發義非有矯異自然成一代之言矣有元楚國程文憲公當至元之間特起東南作爲文章脫略宋季靡陋之弊振起乎作者之風其始也大廷召見答問稱旨即解武職轉任館閣一時被遇之隆蓋異數也公之文雄渾雅則敘事詳密鋪張正大

議論恢宏昭晰如青天白日雍容如和風慶雲
故其揄揚至治黼黻皇猷天下之士翕然歸之
思有以企及於其後焉制詔見代言之懿國史
備述作之工公卿大夫碑版題品得一言者如
獲拱璧然求其敷布運用一皆發乎積中之蘊
有仁義道德以爲之本故也在朝幾四十年入
居翰林集賢商議中書出司風紀因侍從以獻
替議立胄監條約定設科舉程制陳利病論權
姦行部四方則肅厲方岳薦拔遺逸灼灼乎忠
誠之心文章政事相爲表裏又可見矣公之早

歲受學於族祖徵菴先生與吳文正公爲同業徵菴得石洞之傳以上探考亭濂洛之緒公之學行淵源德廣氣充宜其一出而與興運相符也嗟夫公一言而當世信重之必也流傳於後世矣今其全集行於世者揭文安公之所校正起制誥止樂府凡三十卷公之曾孫滔亟刻梓成清朝適徵其集欲備乙覽亦旣送官矣滔復歸刻序之斯文也不待傳而無不傳之于永久因其文而知其學襲其德美論其世具豈小補也乎公之行事載諸信史備於碑贊世稱雪樓

先生云洪武二十有九年龍集丙子春三月甲子前貢士後學江陵熊釗謹序

右文集三十卷謄寫始於至正癸卯之春書市余通父筆也前十卷刻而復燬後二十卷寫而未刻洪武辛未春以印本寫本併刻於朱氏之肆甲戌冬郡邑奉禮部咨字二百三十九號勘合坐取是集以補書府之闕籍越明年春梓成遂備楮先印送官於是續行四方始終相其事者嘉禾唐彥清也曾孫滔請於邑庠訓導李叔鈞吳嗣宗與同志之士校讐畢遂記其後云洪

武二十八年上巳日謹識

楚國文憲公雪樓先生文集三十卷　影寫元刊本

[illegible]奉直大夫祕書監著作郎男大本

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

史同郡經筵門生揭傒斯校正　前有元史

本傳附錄一卷年譜一卷

李好文序　至正十四年

彭從古序

熊釗序　洪武丙子

曾孫濟跋　洪武二十八年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十八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三十二

清容居士集五十卷　元刊元印本

元袁桷撰

王氏手跋曰永樂丙申冬十月八日予得此清容居士集柰何蟲鼠損傷卷目失次乃於暇日補治序其先後之目故得以全其美斯集也雖未敢宗以爲億世之法然藹書者亦得以備一

時之製作也不亦可乎畏齋王肄識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二十行每行十六字字

有趙子昂筆意元版中上乘也

清容居士集五十卷　舊鈔本　朱竹垞舊藏

元袁桷撰　後有論議墓誌銘

漢泉曹文貞公詩集十卷　影寫元刊本

元曹伯啓撰　文林郎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管勾

男復亨類集國子生浚儀胡益編錄

學優則仕仕優則學人知誦其言而踐其行者

尠如漢泉中丞曹君則真知而實踐者也漢泉

丞歲游郡庠從埜齋李先生學淸苦勤厲見稱
時輩擢邑文學掾授徒習業益自力文定馬公
予卿知單州以茂材薦授儒學正教授皆不赴
蓋方篤志於學也除江陰總府經歷材幹著聞
猶循資格再調辟掾南臺浙省未嘗一日廢學
旣登淸顯敭歷中外年耆艾矣誦讀述作猶前
日也朝論以君宣勞陳力之久自山北廉使召
爲集賢侍讀學士俄拜侍御史使浙西引年謝
事歸于家起使淮東超西臺中丞以疾堅辭不
起而益以文筆自娛其篤學如此可謂難能也

已君既沒子臺掾復亨彙集平昔所著漢泉漫藁若干卷求余敘其端余向在胄監史館君折行輩與余游時復亨暨其季履亨在監學諸生列余益素知君者君端雅縝栗謨畫有方為世推重宜乎發為詞章敷暢條達其於意之蘊而言之宜者周旋曲折壹能道之又可見有德者之有言也夫古之名人勝士隻字片言人猶寶之況其粲然成編有如此者則後之人傳玩珍惜宜何如哉大抵士之為學將以致用也學未優而仕者多矣仕優位崇老而益勉於學如中

丞者蓋不多見也然則漢泉漫藁之可尚其在茲歟其在茲歟漢泉諱伯啟字士開贈資政大夫河南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魯郡公謚文貞漢泉其自號云至元三年後丙子中元日癸丑通奉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張起巖序

故贈河南行省左丞魯郡文貞公漢泉曹先生詩樂府若干首其子德昭既彙成編會辟掾中臺筒以來京師臺臣因表章之爲請于朝將壽諸梓屬余敘其帙　昔至治癸亥余叨預浙省

文衡文貞公以浙憲監試同處試闈者五十餘日校程之暇與公論文或至夜半嘗誦所爲詩令人傾聽忘倦余竊許之公初受學東原李文正公李公文擅當世其氣象溫醇格律嚴妥意不求工辭理自暢故自其外者觀之不見其雕鎪之勞纂組之巧試剝其中汪洋澹泊舒徐演漾蓄有未易窺其涯者文貞之爲詩誠得文正爲文之妙者也世謂文章之妙出乎自得以二公論之豈無源委乎夫

君會養生之妙丁庖丁齊桓公悟讀書之妙於輪扁政可與知

者道耳文貞遭遇承平揚歷清望晚歲肥遯邱
園壽考終吉其於文正有甚相似者焉斯則斯
文之足並人之生平也尚矣雖然公自壯至老
宦游之廣跋履之多計其寓情陶寫感事諷賦
與夫投贈簡記賡倡詠歎爲篇什宜不止是然
聞其思致敏贍襟韻朗夷臨文抒志造次天成
漫不存稾其所衰殆十之二三歟繼自今賓從
僚宷故吏門生嗣有得而附益之非獨足以成
吾德昭之志也至元四年後戊寅三月乙卯翰
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國

子祭酒歐陽玄敘

漢泉漫藁者故御史中丞曹文貞公所作之詩也公薨諸子南行臺架閣復亨民部掾履亨采錄彙次悉論將梓行焉天爵伏讀而歎前修老成之不及多見也昔者國家奮起龍朔奄奠中夏渾厚朴茂之俗端重篤實之士接武于庭豈獨經紀法令寬平簡易而言語文字亦質直暢達不繢不雕有古昔之風焉此其御世之久長保民於安乂後世有弗能及者矣觀乎文貞之歌詩其尙有可稽歟夫言辭出于心者也而其

行事之著于外者又豈異乎故公之司刑也哀矜平允不事苛察而人自以無冤其治民也慈祥愷悌不爲聲威世多長者之譽及其列官風紀尤以興崇俗化惇獎廉退爲先蓋公所養者德盛而氣完故其言行忠厚類此後之讀其詩者則故老之話言先朝之風烈可想而知詩云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其斯之謂矣大中大夫禮部侍郎趙郡蘇天爵題

公諱伯啟字士開世爲碭山人故自題其集曰漢泉漫藁既沒其子南臺管勾復亨託以爲序

讀之淡甸葩藻流麗渾然天成夫六經同理而殊詞者詩緣歌詠故聲用律和律隨音奏古有采詩之官雅製朝廷風形列國頌成郊廟雅頌寢聲政殊俗異沬土沉湎而賓筵興桑間淫僻而柏舟作乃諸侯失度大夫逸軌而存乎匹夫匹婦之獨也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離騷忠憤言成一家後有作者咸以爲宗自是紛紜勒名篇什雅不興於朝廷風不繫于邦國頌不歸于郊廟漢魏而下蕩無紀極然其詞浩意遠清濁無爽江左纖麗風爲大變唐之名家無慮千百

粵惟采擇方敢播傳其制作雖任於下而權衡猶歸於上也其或專以思致工巧不可諧以音調度曲則委巷之聲足以蕩心搢紳之律未能入耳且性各有偏學得所近雖未可究其盛衰理亂之由而人之是非邪正因言見志若中丞之藁質而不俚文而不華其爲詩若干篇心之所之言自不違豈曰文士云乎哉中丞德行事業載之家乘傳之信史茲不復贅昔公以集賢學士典試國子伴讀思誠與廣西僉憲姚紱爲首選是同門生故不敢辭後至元四年三月下

句有二日大中大夫國子司業呂思誠謹敘

右漢泉漫藁故贈河南左丞曹文貞公所作也五六言古詩長句律體樂府總若干首其子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管勾復亨仕襲成帙國子生胡益編爲十卷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濟南張公翰林侍講學士國子祭酒廬陵歐陽公禮部侍郎趙郡蘇公國子司業太原呂公爲敘其端復亨以余與文貞公有平生之好故於余者是微四公當世文章士也紀述之詳歌頌之美雄辭悉備奚以余言爲然嘗聞三百篇之義

尙矣美善刺惡嚴嚴乎如秋霜夏日及乎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則溫溫乎如祥風甘雨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發之爲政事播之爲聲樂殆不可以言語盡曹公以儒發身敭歷中外宦轍四方故其寄寓紀述懷感諷刺賦詠皆目擊耳聞眞履實踐溫秀雅麗諸製皆工非苟作也其吟詠情性流出胞次有足自樂嗚呼予豈深知詩者哉一以重復亨之請嘉其能保文貞之澤而又能壽諸梓以廣其傳一以樂諸縉紳先生能發揚文貞平昔之蘊奥故引數語書

諸序後云至元後戊寅秋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吳全節書

宋氏手跋曰丁未春閱桃花塢文瑞樓所得秀野草堂顧氏藏曹漢泉集五卷元版元印字畫端楷直出松雪手書雖其中微有闕頁而字俱完好誠罕物也披閱之下見卷帙不符絳雲藏目心竊疑之迨借蓮涇王先生所藏抄補闕頁乃松雪行書卷首有王履吉徐乾符兩先生手跋極稱字畫之妙究之行不及楷且有斷板闕文翻刻致譌處首脫歐蘇兩序及吝文諡議繼

又獲觀秀水朱竹垞翁所藏曹秋嶽閣本並下卷亦無前序更多闕逸較遂涇所藏又遜一籌因思元時名集動國帑鏤板故得名手書文貞工刊刻不百餘年而行世本已絕無僅有又互多脫落合較鈔之爲前賢留一脈云雍正五年夏立秋前三日婁水宋賓王識

漢泉曹文貞公詩集十卷後錄一卷 影寫元刊本 黃蕘圃舊藏

元曹伯啟撰 文林郎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管勾

男復亨類集國子生浚儀胡益編類

張起巖序

歐陽玄序

蘇天爵序

呂思誠序

吳全節序

錢氏手跋曰曹文貞公漢泉漫藁其子復亨所編有張夢臣歐陽原功蘇伯脩呂仲實序及吳閒閒後序附以神道碑畫像贊祭文哀辭挽章甚備其爲完書無疑然止詩九卷樂府一卷傳之有詩文十卷蓋未足信傳又云子六人孫十人皆顯仕據神道碑子震亨謙亨泰亨皆前卒

初未登顯仕而謙亨幷未得官史之難信如此

乾隆辛亥四月假黃孝廉蕘圃藏本讀其後嘉

定錢大昕識

陳剛中詩集三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朱竹垞舊藏

元天台陳孚剛中撰

夫君子負人之至感人之深者有在於實德也

文章不過粉飾而已以實德而發於文章則其

文不期工而自工其效不期著而自著其傳不

期遠而自遠夫豈無其實而虛其應哉昔諸葛

武侯出師表可追三代製作杜甫天寶避亂諸

詩後人稱爲詩史非由於文字之工有在於忠義之激烈也乎知此始可與言文與詩矣天台陳剛中世胄尊顯代有聞人當元之初被召入京繼援某官與某官奉使安南覲夫與其國主陳日燇往返諸書開諭剴至若禹鼎始鑄魑魅魍魎莫可遁其情也又自其家以至於京自京以至安南道途遷返紀行諸詩山川草木蟲魚以至人物詭異之狀靡不具載又若圖經前陳險易遠近按之可悉數也豈由由忠義之氣養之有素遇事觸物沛然發見自然有以動人非若

雕鐫刻畫有意於爲是說者之可比也然元以
夷狄入主中華當其國初東南山谿之民未盡
悉附而安南僻在海外自爲一邦遽能使之稽
首稱臣奉琛入貢以爲中國之尊哉及夫剛中
綏遠而歸終元之世執禮愈恭莫行叛意伊誰
之力歟然所作詩文大篇短章雖爲時賢推重
間嘗采而載之他集迨今幾及百年而全帙則
未之見也今浙江布政司參政順德趙　按部
之暇詢及其家而得是編懼其久而湮沒歸與
參議左　幕長艾　叶謀捐資鋟梓以行誠闕

揚潛德之深意也雖然古人今人不同而曠百世相感者其心未始不同也剛中事業文章恢恢前代旣足徵矣而參政公爲國藎臣讀書之暇又復尙友古人遠者大者盍不如此而見之乎是爲之序洪武壬午秋九月廿有三日錢唐皇甫陳撰

沈琮重刊跋 天順庚辰

吳氏手跋曰剛中集三得三失之末失爲湖廣方湛一索去此册得亦不艱但印刷俱苟糊塗不可讀金太學攸所爲淸正之欲附安南事蹟

者亦當寶愛吳岫筆

姚氏手跋曰右書一册乃秀水朱氏潛采堂藏本惜魯魚亥帝在所不免後借得知不足齋校本勘定殆可云善本矣庚午天中節後二日錢唐姚鈞識

周此山先生詩集十卷 舊抄本 錢遵王舊藏

元周權撰

詩有經緯焉詩之正也有正變焉後人傅益之說也傷時之失溢於諷刺者果皆變乎樂府基於漢實本於詩考其言皆非愉悅之語若是則

均謂之變矣建安黃初之作婉而平覊而不怨擬詩之正可乎濫觴於唐以文爲詩韓吏部始然而舂容激昂於其近體猶規規然守繩墨詩之法猶在也宋世諸儒一切直致謂理即詩也取乎平近者爲貴禪人偈語似之矣擬諸採詩之官誠不若是後蘇黃傑出遂悉取歷代言詩者之法而更變焉音節凌厲闡幽揭明智析於秋毫數彈於章句詩益盡矣止矣莫能以加矣故今世作詩者咸宗之栝蒼周君衡之磊落湖海士也束書來京師以是編見贄意度簡遠議

論雄深法蘇黃之準繩達騷選之旨趣歷覽名勝長歌壯吟亦皆寫其平生胸中之耿鬱至於詞筆尤爲雅健讀之亹亹忘味誠有起予者乃知山川英秀之氣何地無奇才感歎之餘因書此以贅其卷首延祐六年閏八月庚申前史官會稽袁桷書

栝蒼周君此山初以四明袁文靖公薦選預館職君雅志冲抱垂成而歸乃得肆力於詞章所爲樂府歌行大篇小章古律近製衆體畢具往往多可誦之句頃國子生葉敬常攜其編詣予

評之余愛其無險勁之辭而有深長之味無輕靡之習而有春容之風因謂敬常曰周君其温然有德之士乎他日君乘小車來過余體充而氣溫神暇而言揚此其蓄於內者厚發於外者閒若合符契或曰能詩者不必有德有德者不必能詩君於周君何以因言而知人若著蔡耶予曰不然古之人聞樂以知政詩與樂同出一初皆感於性情而動於聲音者也因詩以知人蓋文士之通技也抑予不獨因是以知周君之平生且有以覲世尙矣宋金之季詩之高者不

必論其衆人之作宋之習近骫骳金之習尙號
呼南北混一之初猶或守其故習今則皆自刷
刷而不爲矣世道其日趨於盛矣乎雖然昔者
子貢問于石何不學詩曰父毋求我孝兄弟求
我悌朋友求我信何暇哉子貢曰請吾詩學子
詩矣若周君則有是三者而從事於詩者也其
孰能過之因志予之說於是元統二年八月初
吉翰林直學士中憲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廬
陵歐陽玄序
僕旣序復見詩集留莆田陳君處陳爲之精選

又倍神采焉僕因致點校之助於其間云歐陽
之識
風雅頌不作詩之變屢矣大抵與世相爲低昂
其變易推也近世爲詩者言愈工而味愈薄聲
愈號而調愈下日煆月煉曾不若昔時閭巷美
刺之言世德之衰一至於此哉我國家以滔麗
雅大之風丕變海內爲治日久山川草木之間
五色成文八風不姦士生斯時無事乎文章而
其音自美光以文章而歌詠雍熙之和者乎此
山周先生自栝蒼來京師訪予靈椿寓舍與語

竟日知能爲詩因索其所作觀之何其言之藹如也夫志得意滿者其辭驕以淫窮而無所寓者其詞鬱以憤高蹈而長往者其辭放以傲先生懷材抱藝蚤有意於用世既而托迹邱園不見徵用且老矣今考其詩簡淡和平無鬱憤放敗之色非有德者能如是乎傳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先生可謂有溫柔敦厚之德矣予官橋門七年凡四方文字當程校者莫不與寓目焉嘗疑山林間必猶有可觀者未之見也此詩蓋山林之碨礨而予所未見者乎故留之不能去手

因爲選其最佳者得若干首題爲此山先生集云登仕郎浙江等處儒學副提舉陳旅書

此山詩不但簡淡和平而語多奇儁予爲校選故能深知之也比翰林袁學士以其才堪充館職力薦諸朝吾恐此山不能遂肥遯之樂也旅又書

栝蒼周此山詩若干首故翰林侍讀學士袁公伯長訓其意度閒遠議論雄深今翰林直學士歐陽君原功則謂其無險勁之辭而有深長之味無輕靡之習而有舂容之風江浙提舉陳君

衆仲又謂其簡淡和平語多詣儁三君子之言皆信于世則君之詩信可以傳矣余友翰林修撰宋顯夫裒集中統至元以來之詩特選其精者手自繕寫已踰數千篇而猶采摭未已期他日鋟梓以傳予欲求此山此集示之而衆仲之官餘杭攜其詩藁與俱往周君亦將歸栝蒼矣則顯夫之所集者猶有滄海遺珠之一恨也周君其背錄以寄余乎翰林待制中順大夫兼國史院編修官謝端跋

余近從國子先生陳君衆仲讀所作周君衡之

詩集序恨未見其詩與其人後月餘衡之并攜故袁文靖公伯長今歐陽翰林原功所爲序見予樂道里且以詩見貽適予在公未還及讀三家所爲序及其詩益恨不及見其集與其人然以三家所稱雖不及見而其人之賢其集之可傳可見矣夫詩道之在天下其正如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鳥獸其變如風雲雷雹龍騰虎躑豈難知哉在盡其常通其變而已惜不得與衡之共論之元統二年九月二十日揭傒斯書

北山集四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周權撰

玉井樵唱三卷　舊抄本

元尹廷高撰

先君號竹坡登癸丑奉常第宦游湖海作詩凡千餘首丙子家燬于寇遺編散落無一存者僅憶秋日寄僧一聯白蘋影蘸無痕水黃菊香催未了詩存止此耳先業無傳雅道幾廢不肖孤之過也廷高拜書于卷首

申齋劉先生文集十五卷　抄本

元劉岳申撰門人蕭洵德瑜校正番易貫震振

遠編次

廬陵文章詩書之鄒魯也斷自歐陽公而下舂容大雅鳴球佩玉者有之刻削峭厲鬼眼傾耳者有之琳琅炳煥磊珂奇傑或同時競秀或殊世儷美在有元國初時猶閒有相頡頏以甲乙數者近至四五十年之間則唯申齋劉先生岿然獨步一時無所與讓當時在朝諸老如草廬吳公相知最先且厚虞揭諸老亦相與推敬恨不及相挽入直館閣四方齎楮執贄而來請者足相躡於庭由是而先生之文日益富矣先生

學問根據切實故其文思深遠閎涉積久故其文氣老成好持論論古今事變人品高下確然不可易故其文辭簡而盡約而明峻潔修整而和易暢達決不肯厠一冗語贅一冗字以自同衆人與人文至有一言而足以得其終身者此先生之文之大畧也先生之文多至千餘篇遭世亂蕩失過半其門人蕭洵德瑜日夜掇摭編校將以刻諸梓而無其財於是吉水郡侯晉易費君振遠慨然領之期以梓成當貢諸郡庠使四方之聞者見者知廬陵文章一代之統系在

此而德瑜復來請予文爲序且謂予嘗侍教於先生先生極知愛予宜不可辭因念予之生也後數十年又遠隔江湘數百里不及見盧陵先輩諸老而猶以得見先生爲幸先生每見予輒舉老杜好心事眞顏色之句爲予誦之予亦每念不忘今也何幸復見先生文章之有傳哉先生與客坐談笑又常好舉先輩諸老言論行事及其肖貌舉止一一可敬可慕故予私竊自幸以爲予雖不見盧陵先輩諸老見先生如見諸老焉後之來者雖不及見先生見先生之文章

如見之諸老焉德瑜之請不可辭費侯之美意
不可泯故爲逃之亦因以寄予懷云雲陽李祁
序
蕭洵跋曰先生之文深於道而高古要妙自歐
陽子以來遂得其宗當時先後詞林諸老皆爲
之推讓若臨川吳文正公嘗三薦於廟朝卒終
老下寮無代言一日之責或者爲可恨先生嘗
謂東坡生前富貴死後文章語極痛快葢文章
果足以傳世行後不患世無知者此先生之志
也洵昔嘗受教門下蹉跎暮已甚矣無能爲先

生之役矣因與一二同志於喪亂後得遺稾什

一荷州之賢侯費君振遠梓成而列於學官庶

幾以俟後之來者四方君子苟有先生之文未

載茲集倘希惠寄以備一家之言斯文幸甚

中齋劉先生文集十五卷 勞季言校本

元劉將孫門人蕭洵德瑜校正番易費震振

遠編次

李祁序

蕭洵跋

西巖集二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張之翰撰